

旅游日记

闽东印象(一)

■黄玉雄 文

到过福建之前,我对这个省份产生的好奇心,是和吃有关的:那遍布上海街道里弄的沙县小吃,门面小巧齐整,堪与兰州拉面比肩;那品种齐全、产量丰富的福建荔枝、龙眼和芒果,一车一车地往水果店和超市里运,大有在水果市场一统天下的气势。这让我觉得:福建水果真多,福建人的口味就是如此罢。去年夏天,我在福州小住几天,所了解到的,竟和原先的印象很不一样:没有看到沙县小吃的踪迹,当地朋友甚至不了解沙县这个地方;街上水果也并非多得可以像萝卜青菜那样买了吃。莆田虽说是荔枝之乡,可要在那里买荔枝,一斤也要四、五元的。现在是商业发达、信息通畅,但不亲历某地,对那里的风物人文的了解,终究只是浮光掠影罢了。

今年夏天,我又到福州、福清、连江、莆田、长乐一带流连,总算有机会聆听那保留了诸多古音特征的方音,细细品尝清香的海味小吃,尽兴饱览闽越大地上的莽莽青山、悠悠绿水了。

整个闽东地区在古代属骆越地,处于闽江流域之内,没有平原,除了江河就是丘陵。太平洋西海岸边有峰峦无数,海拔约五百米,势如百兽,驰向大海,部分石岭径直切入海洋的大陆架,变化成千姿百态的半岛和岛屿。因此,东南沿海各省,数福建的海岸线最为崎岖复杂。广西北海的海滩舒缓开阔,一望无际;在山东青岛,海岸和石峰遥相对应,隔离甚远。福建沿岸就不同,山海相偎相依,难见沙滩海涂。如果驱车沿路看海,得翻山越岭,要是不熟悉路况,爬上山顶,一个俯冲就会闯进海里。

朋友带我去黄歧海港,车开上山顶,紧密密的风夹着咸腥味道,蓦地迎面扑来。他说声到了。我往下面一看,整个黄歧镇的房子在叠罗汉,密扎扎,从海水边一直叠到我们的脚底。

闽江南岸也是丘陵,但因为地处江水入海之处,险峻的群山之间就有些平缓、开阔的谷地。从福清到莆田,乘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,不时会望见有海水舔着沙滩,羞答答地匍匐在路边;另一头有层峦叠嶂,隔着广阔的江河冲积带,给人

以鲜明的纵深感。晴天,山色如黛,来自大洋的水气洗濯枝叶和顽石,将游人的心肺都洗得通透透!这种爽劲儿在江浙一带不容易找到。那里要么没有山,要么人和车山外山里乱钻,找不着全景。小树、浅水的点点染染,固然也孕育着万般诗情画意,但终究缺少了那么一点刀削斧劈的爽利和豪迈。

石头和海水之间的况味似乎说不清、道不明,好像有一种情人之间的缠绵悱恻。就说海边的花岗岩吧,是它们自轻自贱了,甘愿泡到海底,变成了半岛和岛屿,还是大海不停地撕咬,亿万年来不依不饶,使岩石们没有了脾气,驯服在海水的温柔乡里?反正是这样一个结局:那里的石头都圆滚滚的失去了棱角。黄歧、马祖列岛、湄洲岛的山岩大体都是这样的。在黄歧,我看到一块巧石,状如人掌,孤零零立在山腰,对着海滩作沉思状。福清的山石更显风致,冷不丁从绿荫中裸露出来,雪雪白、圆溜溜,像极了美人的俏肩玉臂。平潭的石头堪称鬼斧神工,成色和形状都颇诡异,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半洋石帆,两块几十米高的巨岩凑在一处,卓立于海面,形如一对船帆,在潋滟波光中蔚为壮观。福建的石山,地质构成和形成历史和桂林的山峰迥然不同,但若论山和水的和谐,闽东一带其实不并亚于桂林

的阳朔。

还有一种石头是被人类文明浸渍着的。其代表是福州市郊的鼓山石。名叫鼓山,是因为山顶有只大大的天然石鼓。山上遍布摩崖石刻,有不下八九百之数。爬上石阶,一不小心就踩着唐宋铭文;到溪边洗手,稍不留意便可摸到明清墨宝。如果钻岩洞,额头说不定就会往哪个历史名人的手迹撞去了。整座鼓山就是一本巨大的石头书,真草隶篆样样俱全,诗词文赋比比皆是。桂林的独秀峰、叠彩山和芦笛岩的石刻够多的了,但三者加起来也望鼓山石刻的项背。历代先贤到了这里为什么会心痒手痒、挥毫泼墨?福州的寿山石那么有名,想必是石材加工业向来比别的地方发达;这满山遍野的花岗岩敦厚坚实、逗人爱怜,难免招惹骚客雅兴大发,成为工匠雕琢修饰的理想所在了。

不独鼓山的石头得到文人墨客的宠爱,福州市区内的于山、乌石山也是如此。于山的石块愚顽笨重,添上一些横竖撇捺折,好似土著人画脸纹身,并不见得就钟灵毓秀了,但让周围的亭榭一烘衬,就有了古朴之气,让人喜欢和它们拍照留影。乌石山的石头并不是黑色的,也大都身披汉字,有的还被榕树那强健的根须勒着、抱着,在吕祖宫缕缕香火的熏润中,默默地

缅想着久远的过去。

石头向来喜欢与榕树为邻,在福州也不例外。福州两个别称,一曰“三山”,得名于岩石;一曰“榕城”得名于树木。依我之陋见,用植物名作为别称,在其它城市是比较少见的,而福州榕树之多,的确不能不叫人感到新奇。在山上,榕树郁郁苍苍,大都成古树名木了;在一般庭院、街道里弄,也长着不少上了年岁的,枝干依傍墙垣,绿叶抚弄房顶。马路边的榕树则随处可见。它们的细密根须,从枝干垂下来,迎风飘扬,情趣盎然,令人联想起上海秋天的梧桐,浸染了一个多世纪的都市风情,已经代表着一种浪漫、忧郁的人文气质。榕树的历史在福州有多久远,它们蕴含了什么样的文化信息,大概没有很多人花心思去想,但是,没有榕树的生活,福州人八成是不会习惯的。这不,我来到连江,见到马路边也栽种了密密匝匝的小榕树,就感到是福州人的恋树情结迁移到这座小城来了。作为景观树,榕树不是好的选择,它们会搞破坏的。那样一种根须,生命力何等旺盛,连巨石都能撑破,柏油路面、人行道的瓷砖自然都不在话下。可是,如果这种盘根错节已经延续一千多年,已经伸展到群体无意识的深处去了,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

意犹未尽

当学生是最幸福的事

■赵文心 文

我走在大学校园里,背着厚厚的琴谱,身前身后擦肩而过是身姿灵动的年轻学子。左膝不适很久了,脚步迟缓,我心里有点着急,上课可不能迟到。

我的人生经历大部分时间在学生和教师身份之间切换,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学校读书,任教,再读书,任教。虽然说要当好一名教师,必须持之以恒地再学习再提高,但这样的学习和做学生终究是不一样的。现在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,坐在教室里,又一次当学生了。

琴房光线明亮,四壁悬挂着大作曲家的肖像和格言,十数台电钢琴排列整齐,展开琴谱,带上大耳机,学生练琴互不干扰,老师讲课,大屏幕上触键、指法一目了然。我们每周三来这里上课,如小儿牙学语般接受钢琴启蒙,拜厄、哈农、车尔尼,一条条练习曲,从易到难,手指渐渐灵活;《红河谷》《北风吹》《重归苏莲托》,一首首名曲,一小节一小节摸熟,一气呵成,录下视频自我陶醉。预习、听讲、练习、巩固、还课,要当一个好学生,每个环节都要做好。

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,没有功利目的,没有虚荣杂念,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对于音乐艺术的追求,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同学间聊天,有人为了却小时候的愿望,“心中一直为童年没有钢琴陪伴而遗憾”,那时家长买不起钢琴,家里也没地方放,退休了终于可以“圆儿时的梦”。有人曾陪伴儿女学琴,但因工作繁忙而未能一起练习,“手一直很痒的”。有人爱唱爱跳,学琴可以给自己伴奏。

六十岁学吹打,学琴并不容易。手指僵硬,记忆力差,顾指法就顾不了看琴谱,还课时心慌手抖,还前学后忘记,学了新功课,好不容易练熟的上一支乐曲又忘记大半。大家还都要承担琐碎的

家务事,照顾长辈孙辈,难得有整块的时间和闲暇,身体也在走下坡路了。但我们相互鼓励,坚持学下去,琴声带来的快乐,让我们相信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有毅力更美丽。

我们这个岁数的人,青春年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之美是“禁区”,心是束缚的,眼神是呆滞的。那个黯然的瞬间长久地烙在我的记忆里,水库工地上,身心疲惫的我轻轻哼起“深深的海洋,你为何不平静”,同伴警觉我在唱“黄歌”,严正告诫:外国民歌不可以乱唱……那时候,多么渴望接受艺术的引导,在音乐的陪伴下爱山川的奔流,爱花开的样子,爱人间的悲悯。

期末最后一次课上,老师分享了89岁高龄的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在北京举行生日音乐会的视频。资先生年少学琴,聪慧好学,17岁时已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奏会。随之世事变迁,没有机会摸琴。“我荒废了30年之后又捡起钢琴,慢慢恢复起来,发现到80岁以后,竟然有点进步,新开了点窍。这是我觉得非常高兴的事。”贝多芬第8奏鸣曲(悲怆)第二、三乐章,李斯特安慰第三乐章……资先生生日音乐会的节目单真了不起。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聆听了资先生的演奏,非常感慨,“我不是说资先生是专业的优秀的钢琴演奏家,但是音乐是她生活的一部分,是生命的一部分。由于有音乐,她的生活呈现令人敬仰羡慕的状态。音乐给了她灵性,音乐使她的才华更耀眼,使她的生活更青春”,“音乐使一个老人那样的生动,那样的鲜活”。

下课了,向老师同学告别,绿荫里的校园宁静而蓬勃,路边数株高过我的栀子花树,枝叉纷星,开满玉白的花朵。我背着的琴谱上多了红蓝笔标注的记号,琴声旋律在耳畔浮动。资先生说得真好,“当学生我觉得是一个最幸福的事”。



乌礁村污水处理厂 ■陈明松

人生智慧

游泳随想

■鲍国海 文

人在水中,不动即沉,不进则退。人只有克服水的阻力,手脚配合,才能前进。

游泳是一项挑战自我极限的运动,对手就是自己。心中设定目标,依靠自己逐步接近目标,一切只有靠自己的努力,别人帮不了你。

调整呼吸,让心率加速,使血压下降,脂肪减少,体态轻盈。

水流是最好的人体按摩器。

游泳时,头沉入水下,双耳听到你双手的划水声,双腿蹬水和夹水声,以及鼻子、嘴巴吐出的水泡声。

与世间杂音彻底隔绝,进入水下空灵的世界。

游泳是一种个体运动,与他人无关,只要自己喜欢就行,独往独来。同时,它也是一项极其单调枯燥的运动,要耐得住寂寞,急不得。尤其是当泳道上只有一个人在游时,身前没有参照物,此时,坚持是唯一选项。

游泳是一项自虐运动。就像练武术的拉韧带,拉的时候疼、酸,但拉完后,人特舒服,游泳也是如此。

游泳是一项专注的运动。在水中,你的注意力此刻关注于手脚与呼吸的协调,而不会考虑其他事情,可以暂时忘却烦恼,消除不良情绪滋长。每次完成既定游泳目标,从泳池里上岸,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这就是游泳的乐趣所在。朋友,你难道不想试试吗?

诗抒胸臆

观老者下棋

■冯如

十万雄骁压境初，
一盘落索靡旗余。
乾坤难定残阳里，
水镜胸中气淡如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